



奇闻故事

## 雪妮儿

□ 阮小籍

雪妮儿是我三叔家的老五丫头。

最初雪妮儿不叫雪妮儿，就叫妮儿。农村刚出生的闺女都叫妮儿，所以“妮儿”根本不能算名字。

三叔一直想要儿子，所以看到老五生下来又是个丫头，便名字也懒得起。到了入学的年龄，三婶说，给孩子起个名吧，不能“妮儿”、“妮儿”地叫一辈子。因为是冬天生的，三叔说，那就叫雪妮儿吧。

三叔不得见雪妮儿，从她降生到入学前班，三叔就没抱过雪妮儿一回，出门回来也从没有想起给雪妮儿捎啥好吃的。

雪妮儿知道三叔不待见她，雪妮儿从来就不叫三叔“爹”。有一回三叔说，反了妮子，不管老子叫爹，抬手就给了雪妮儿两巴掌。雪妮儿捂着红肿的脸，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硬是不叫三叔一声爹。

雪妮儿七岁那年冬天，放学回来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家里大门却紧锁着。雪妮儿在门口的草垛下睡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发起了高烧。等到在别人家打了一夜麻将的三叔三婶日上三竿回来时，雪妮儿已经烧得胡话连篇了。虽然经过奋力抢救，但雪妮儿还是落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，从此走路一拐一拐的。

好端端的闺女成了瘸子，气得大伯和我父亲把三叔按到屋里没死没活地打。村里人老远都能听到三叔杀猪似的嚎。

雪妮儿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不知咋的，高考那年七门课就考了400多分。雪妮儿还想再考，三叔说，女孩子，读书多有啥用，回来干活吧。三叔是村支书，说话跟皇上一样，在家里更是说一不二，雪妮儿就离开了学校。

雪妮儿不和三叔吵，也不和三叔闹，背起行李，和村里的小姐妹一起去了新疆，给人家摘棉花。三婶撵到火车站，说，闺女，咱又不是没钱花，打啥子工呢？雪妮儿不说话，上了车。三婶硬是塞给雪妮儿2000元钱，雪妮儿从车窗给扔了出来。

雪妮儿一去就是14年，中间给三婶写过一封信，寄过5000块钱，此后便很少跟家里联系。大伯和我父亲去新疆看过雪妮儿，希望她能回家看看。雪妮儿不说话，当着大伯和我父亲的面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哭。大伯和我父亲从新疆回来，说，雪妮儿这闺女长大了，晒黑了。

三叔一辈子要强，但在去年村委换届选举中落选。门前冷落车马稀，没有了往日的热闹，三叔感到寂寞和冷清。三叔的老大、老二、老三闺女都是大学生，老四闺女先是在东北摆摊，后来去了俄罗斯，做针织品生意，都不在身边。三叔觉得最对不住的，就是老五雪妮儿。三叔就给远在新疆的雪妮儿打电话，说，爹对不住你，爹想你……电话那头，雪妮儿不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哭。

三叔病危那阵子，几个闺女都回来了。雪妮儿是最后赶回来的，这时三叔已经不会说话了。闺女们哭着说，爹，您还有啥不放心的？三叔躺在床上，浑浊的泪水不停地流，就是不肯闭眼。闺女们不知道爹还有啥放心不下的，只有一旁的三婶怯怯地看着雪妮儿，嘴巴张了几张，却欲言又止……

早已哭成泪人的雪妮儿突然“噗通”一声跪在三叔床前，叫道：爹……

闺女们近视之，三叔溘然已逝。